

## ■ 情人看剑

“即使你离开,我热情未改。这漫长夜里,谁人是你所爱?”张学友的老歌《还是觉得你最好》在同名电影里响起时,属于香港电影的昨日情怀又开始氤氲弥漫。一家人,三兄弟及其女友,四顿饭,组成一部电影。难得几乎全在室内完成故事,也难怪影迷会想起李安导演那部《饮食男女》。同在一个屋檐下,抬头不见低头见,新旧观念极易在此狭路相逢,固守的传统秩序行将崩塌,窗外的新世界时时以乍泄的灯火发来召唤,也正是母亲最后对老大黄子华说的,“打开门,走出去,去远点。”

打开什么门?走去哪里?如你所见,走出的是那间家传的叉烧厂房。除非是由一间后厨厂房改造而成,香港普通居民哪能住进这样宽敞通透的大宅。不过,香港电影惯会在螺壳里做道场,当年受制于环境与摄制条件,斗室一间也能营造气象万千,或者在影棚里可以神游庙堂与江湖之间,或者在棚户瓦屋、九龙城寨、

## ■ 早闻狄声

刚刚过去的跨年夜,小柯在北京的晚会上唱了新歌《送别 2022》。这可能是六七台晚会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表演。在一片熟悉的争奇斗艳中,我们是如此难得能看到一点与自己生活的共鸣,每一句歌词都感同身受,直接搬来作“年终总结”也毫不违和。

是的,这是“深一脚浅一脚的一年”,也是“这辈子不会忘的一年”。看朋友圈,许多朋友忙不迭地发愿要跟 2022 年一刀两断,大家是真诚希望,和“那茫然无措的一年”再也不见。

这是一种久违的共同的情绪,在过去的一年里,一点一滴积累,即便是投射在文娱行业,也有了奇妙的化学反应。

一个明显的印象是,过去这一年明明爆款不少,新走红的人气明星也能数出一串,连花边新闻似乎也较往年更为“抓马”;但到了回味的时刻,依然有点提不起劲儿,意兴阑珊。

就拿跨年夜来说,六七台晚会都号称运用了新鲜的概念,元宇宙、虚拟人之类的花哨设

## ■ 花言峭语

著名歌手孟庭苇,最近做了两件事,录制了新歌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》,参加了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的“三毛与我的那些事”纪念活动。说是两件事,其实很有内在的关联。

孟庭苇出生时,三毛正在欧洲游学;孟庭苇的少女时代,三毛定居西撒哈拉,并且开始写作。1976 年,三毛出版了第一部散文作品《撒哈拉的故事》,此后几年,她的《哭泣的骆驼》《稻草人手记》《温柔的夜》陆续出版。1979 年,三毛的丈夫荷西意外去世。1980 年,三毛回台北定居。1991 年 1 月 4 日,三毛去世。

孟庭苇的少女时代,正是三毛的黄金时代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三毛开始她的壮阔人生,在她出走、留学、结婚、并开始写作撒哈拉故事的时候,台湾青年,也正在经历着与三毛相似的人生,整个七十年代,乡土文学繁盛,爱情文艺片大行其道,“民歌运动”崛起,很多华语作家、歌手、导演和演员的起跑点,就是七十年代。

三毛就在这个时候出现,和每种文艺潮流都产生了奇妙的关联。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她结束了流浪,定居台北,继续创作,也开始了一段教学生活,更加近距离地影响着青少年,并成为一代中国青少年的文艺启蒙和时代记忆。

那个年代,流行线下交流,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里,有一种叫“笔友”,类似今天的网友,但比网友更深刻和牢固。三毛成了一代青年人的共同“笔友”,读者给她写信,她给读者回信,读者回信之后,她还继续回信,雪球越滚越大。与此同时,她还深入校园开讲座和演讲。

## 迈出辞旧迎新那一步

重庆大厦、中环半山等逼仄空间内腾挪出天地,此地城市建筑空间早与电影发生过鱼水情深。

也有评论认为,《还是觉得你最好》的室内戏承袭的还是香港电影及 TVB 剧集那些传统,不过编剧及导演陈咏谦却说是受美剧《老友记》影响,想借用情景喜剧的形式拍一部电影。相较而言,这部电影是凭空辟出了一个舞台式空间,不中不西,不古不今,为的是把一家人的前世今生封锁于一处。在这个幽闭空间里,黄子华这样的中年人,长兄如父,强要留住家族最后一抹斜晖。家中墙上贴有狄龙、周润发、张国荣三人的《英雄本色》海报,当然是一个反讽,现实里这三兄弟可说是“反英雄”。

《老友记》的制作人大卫·克莱恩曾经推荐过一本《喜剧这回事》,讲到喜剧创作的一个秘密武器:“非英雄”原则。比如把伍迪·艾伦放进一个有十二个持枪大汉的房间,有这样一个有

辨识度的角色和一个情境,喜剧就已经被创造出来了。在他们看来,“非英雄”原则的关键,并不是安排角色做搞笑的事,而是即使他百无一用,却仍不放弃希望,不懈努力,喜剧则是角色行动的副产品——电影里的黄子华就是这样一个人“非英雄”,懦弱、温吞、寡断,前女友还被二弟撬去做女友,默念“家在,炉在,老爸在”,始终迈不出辞旧迎新那一步,因而显得落伍、早衰、可笑。

所以他最后打开的门,更是一扇心之门吧,门内是他那个苦心维系、恋恋难舍、最终不得不放手的陈年旧梦。吃过散伙饭,兄弟们分家,那一刻大家分外轻松。

长风新

媒体人

## 送别 2022

计看起来足够唬人,粉丝们更是卖力吹捧,不少“名场面”接连登上热搜。可这一切,在普通人心中恐怕留不下什么印记:今年的群星荟萃,和去年有什么不同吗?艺人在这个舞台上的卖力高歌,与那个舞台上的表演分得出高下吗?他们热闹他们的,和我们有什么关系?

同理,很多看似“大受好评”的作品也是如此,不过是行业内和粉丝圈的自娱自乐,并没有太多新鲜招数。这份无处不在的乏味感,大概可以说明,在充满变化的环境里,从业者不敢冒险,广告商不愿冒险,于是更多人选择套用原有的成功模板,顺理成章地做重复的事情,受众自然激不起热情,一切都变得平淡而雷同。

更有趣的变化是,正因为行业的循规蹈矩,人们的口味也越来越念旧,最爱听的是 20 年前的歌,最好看的是当年的戏,最常发出的感慨是“爷青回”和“回忆杀”。何曾想到,2022 年出圈的热门人物和话题,多多少少都有从故

纸堆里找快乐的意味。王心凌的“爱你”死灰复燃,“再就业男团”重述情怀,陈飞宇走红也不忘“阿瑟请坐”的段子,就连“王宝钏挖野菜”的网络爆梗,都来自十年前粗制滥造的电视剧——如果不是人们持之以恒地琢磨老戏,谁能想到《薛平贵与王宝钏》这样一部当初被年轻人嗤之以鼻的作品还能有这样“起死回生”的一天?

换一个角度想,有过这样的 2022,对 2023 年的文娱圈,我们大可以尽情畅想了:当我们努力地把这一年抛在身后,日子大概会变得有滋有味吧?那么,创作者何妨再努力一点点,学小柯唱一句“再也不见”,争取留下一点和普通人共鸣共感的记忆吧!

常源秋

媒体人

## 罗曼蒂克不会消亡

1982 年,又在文化大学任教,开设“小说创作”“散文习作”两门课程,又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,和学生交流,跟随他们的成长。

孟庭苇就是在这段时间,读到了三毛的书,也见到了三毛本人。三毛曾经到她就读的学校演讲,孟庭苇看完演讲之后,不顾学校的规定,直奔演讲后台找三毛要签名。在三毛离开前,工作人员请三毛给现场的同学一句话,三毛说:“是你的就是你的。”话音一落,就转身离去,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孟庭苇和三毛的缘分不止于此。后来,她成为职业歌手,红遍华人世界,但我们从她的歌里,总能听出一种只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浪漫。她的歌里,总有自然景象,而她在 1996 年推出的那张《心言手语》,更是一张自然风格的专辑。与此同时,孟庭苇也在全世界旅行,留下了无数精美的影像,让我们对那个更为广阔的世界,产生了无边遐想。

孟庭苇之后的生活,也都沿袭和保留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某种浪漫和理想气质。上世纪九十年代过去之后,很多歌手纷纷转型,文艺青年变成唱跳偶像,民歌流行风格的歌手转向搞怪另类风格,但孟庭苇的歌与人生,都依然保持了恬淡和自然。她不演电影电视剧,尽管她接受到大量的邀约,她不上综艺节目,她开通自媒体,也是为了提醒节气,以及读诗读文,她开直播,也是以对话和聊天为主。

所以,孟庭苇和三毛,能继续发生联系,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。两年前,孟庭苇和三毛的侄

女陈天慈,因为三毛的生日会连线进而熟识,开始了合作,也共同开始了对三毛作品的传播,和对“三毛文化”的纪念和塑造。这两年,和三毛有关的活动,都能同时看到她俩,而在这场“三毛与我的那些事”活动结束时,作为三毛“头号粉丝”的孟庭苇和陈天慈共同宣布,2023 年是三毛的八十岁生日,为此,还会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陆续亮相。我们也许能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,重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浪漫与风华。

有了这一系列背景,我们也能理解,孟庭苇为什么会喜欢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》这样的歌,并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,和内地的唱片公司,以及内地的音乐人合作,推出这首新歌。而且,这首歌的题材,也是她从没有涉足过的,歌唱塞里木湖,歌唱哈萨克的传说,歌唱边疆的凄美爱情故事。因为,这首歌里,有一个宽阔的世界,有一个旅行的召唤,有一个远方的邀约,有一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浪漫灵魂。

一个时代没有那么容易结束,它总是渗入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所有人的灵魂,让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发生联系。也让所有人继续对那种浪漫而丰富的时代有所期盼,有所等待。并且继续创造自己的生命,创造新的故事,并且在适当的时候,投身目所能及的风景。

韩松落

作家

上海文艺评论  
专项基金

特约刊登

## ■ 钱眼识人

### 又见野花

如今的音综已经进入“考古期”,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十几二十年的时光里发生了很多,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,因为听老歌的频率已经大大碾压了新歌,不仅如此,还时不时有惊喜呈上,让人感叹“活久见”。对我来说,田震的返场就是 2022 年岁末和 2023 年新年伊始的“时光馈赠”。直到今天,仅代表个人的认知里,田震也是内地流行乐坛最有影响力的天后,她是独一无二的。

这次重返,亮嗓子的歌当然是家喻户晓的《执着》,但是味道已经斗转星移,有了岁月的痕迹。当年的横空出世,rock 味儿更重,犹如利刃出鞘,是献给所有刚刚踏上人生征程,茫然懵懂的年轻人,因而鼓劲、推一把的作用更突出。而到了今时今日的版本,刚刚好的疲惫感不仅仅是指音色,不再以金属般的清脆取胜,而是以余味定调,是一个有丰富人生阅历、欲辨已忘言的中年人对于生命的敬畏与释怀,治愈与共情的效果远胜当初。田震出现在音综,自然成为很多考古类文章兴奋的话题,围绕她的传奇故事太多了,除了一定会提到的颁奖礼上“扔话筒”事件,还有她是第一个在工体连开个唱的女歌手,与崔健同台,让摇滚教父感叹平生第一次踩着别人的欢呼与掌声上台等等。完全没办法回避的事,她与另一位天后那英之间的比较,恩怨怨就不要细数了,想必过程中牵扯到当时舆论环境的影响。回到风格这件事上,那英显然是更入世的,自始至终都是舞台的焦点,是务实的,始终踩准了时代的脚步亦步亦歌,是“善变”和丰富的,甚至可以说三五年就有一个新的那英出现在作品里。

而与她相比,田震在音色、表达上的变化是自洽的微调,与人无关,与时代也无关。在相当长时间里,田震是静止的、慢半拍的,也是固执的。她的身上有个世纪老北京人引以自豪的“局气”,有挣脱体制内文艺单位初代流行明星的草莽气质,更有人生半百无需沉溺在婚孕的洒脱,所有种种让她成为精致都市生活里可远观而不可轻慢的“野花”。有时候,在音综里听她说话都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感,让人一下子坠入鸽哨清脆的胡同深处。所有的复古情绪、情结本质上都是活在当下的缺失感,失衡感,是一种隐秘、微妙不自洽。但这种感觉也没有什么不好的,是人之常情,人类在相当长时间里已经擅长通过怀旧来获得治愈,甚至汲取力量。

田震的金曲很多,除了《执着》、《野花》、《怕黑的女人》,还有《靠近我》等,被她唱过就没办法让其他歌手翻唱了,总觉得差点什么,这就是天后“霸道”的地方。在所有她的歌里,有一首宝藏的,很少被人提及的歌,反而在我心中有了时间坐标的意味,那就是她与音乐人小柯为一部历史剧配唱的《千秋家国梦》,大气磅礴与儿女情长相得益彰。在新年,重新阅读下面这几句歌词是很有仪式感的,“当我再次看到你在古老的梦里,落满山黄花朝露映彩衣;我再次看到你在爱的故事里,起阵阵烟波你往那里去。”放更长的时间线来看,我们很渺小,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很了不起,都成为了时代的亲历者和注脚。

钱德勒

媒体人